




花 小

〔集說小篇短〕

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floral pattern of small flowers and leaves,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. The corners are adorned with larger, more intricate floral designs.

中學雜誌叢刊

34

小 花

(短篇小說集)

開明書店印行

花 小

版初月五年七十二國民
版五月三年八十三國民

○五·○價定冊每

印 刷 者	發 行 者	編 者
開 明 書 店	開 明 書 店 <small>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范洗人</small>	中 學 生 社

印翻准不 ■ 權作著有

(71 P.) T

花

目錄

小花·····	靳以一
長生塔·····	巴金二四
塔的祕密·····	巴金三九
一個題材·····	張天翼 空
一個人的出身·····	沙汀 六
避·····	徐盈 九
「感同身受」·····	聖陶 一四
光明到來的時候·····	茅盾 二三

小花

靳以

算是一個中學的學生了，那時候他纔只是十三歲的孩子。學校是在城的西郊，家卻在近北的城腳下，爲了不必每日的奔波，他就不得不寄宿在學校裏。對於幾年來從未會離開過母親的他，真成爲一件要克服情感的艱苦工作。

「記住了，——」母親親自打點好了一切用品後和他說：「你不再是一個孩子了，進了中學，就成爲大人；在學校裏不許和別人吵架，飲食要小心，睡覺的時候不要貪涼，要好好用功，可是，可是也別過力……媽媽不能永遠跟着你的。」

一壁諦聽着，一壁唯唯地應着，等到母親說完了話，他深深地鞠躬告別的時候，就再也忍不住包了眼睛的淚，爲了不使母親看到，轉過身就急匆匆地跑出去了。

馬車已經停在門前，雜物早由僕人們搬到車上，故意裝成昂然的樣子，坐上車去，車夫纔揮動着鞭子，他就說：

「等一等，我還有點事。」

還侍候在門口的僕人趕緊接過來說：

「您是忘了點東西嗎？您告訴我，我給您拿去。」

「不，不。你不成，我得自己去。」

他又從車上跳下去，三步併一步地跑着，一直跑到母親的房中。正自呆呆地坐在那裏的母親，像是在想着些什麼，略爲他所驚了，就急急地問着他：

「有什麼事，你是忘了些什麼？」

跳進了母親的房中，就忍着氣喘，兀自站在那裏，把眼睛貪婪地望着母親，心中卻想着自己該是四歲或是五歲，那麼可以爬上母親的膝頭，偎在母親的懷中。

做母親的人好像看出些什麼來了，站起來走到他的面前，看着他那有一點抖着的嘴唇，還有那兩隻水汪汪的眼睛，就不說一句話，用一隻手摟了他。在胸前她覺出來一些熱烘烘的感覺。

「好好去吧，到星期六就可以回來了，你要喫什麼，早點告訴我，我可以關照他們替你做。」

可是他一句話一個字也說不出來，只靜靜地，還想忍下去輕微的抽噎。

突然間他離開了母親的懷抱，又跑了出去，這一次他跳上了車，就催着車夫快些走。當着車子已

到了學校，車夫把雜物搬了下去，還恭敬地問着：

「少爺，您還有什麼事吩咐麼？」

像深思似地站在那裏，好像有話要說出來又說不出口，終於只說：

「回去告訴太太，我在這裏很好，不要太太惦記。」

車夫一面應着，一面坐上車去，又起始揮着鞭子。馬擡起蹄子，車輪也起始轉着，他像是被留在完全陌生的所在，茫茫地望到再也望不見的時候。

晚飯後，一個人在校園裏走着，耳中像是又響着母親的聲音。眼睛不自主地溼潤起來，爲了一點點的羞赧，他不得不低下頭去。

太陽漸漸地沈下去了，人的影子和樹的影子也愈瘦長了。顯得園子是大的，人也都是大的，自己卻非常小，小得像是不再存在一樣。高級的舊學生，恣意地笑着，鬧着，用高聲問詢着分別時的日子；他的心感到十分空虛。那些影子像是在他的心上幌來幌去，他很恐懼，怕着當夜來了，他一個人被丟在這生疏的園子裏。他記起來更小的時候夏夜睡在母親的身邊，總也不敢閉起了眼睛，生怕母親會丟開他，再也不來看他。

在天上燃燒着的雲，由紅的顏色漸漸變成紫色了，由紫色又變成了烏黑。夜的影子就鋪了下來。

他獨自坐在校園裏的長椅上，空空地不知在想些什麼。終於自然而地躺下了，仰臥着，把兩隻手平放在腦後。滿天的繁星美麗地映着眼睛，他重復像是聽到了母親的指點，哪一顆是牛郎，哪一顆是織女；哪兒是金星，哪兒是北斗？一些孩子的夢，一些記憶，都在他的腦子裏重生起來。他記得那時他問過母親什麼時候母親能帶他到星星的上面，他要去看看牛郎和那一隻金牛，還有失去了母親的兒女。

他正自想着的時節，突然有陌生的聲音響起來：

「這是誰呵，躺在這裏，回宿舍自修去吧。」

他驚覺地跳起來，黑暗中他只看到一張瘦瘦的臉，還有像鬼火一樣的眼睛，他就頭也不回地，逕自跨着大步走了。一個被他疏忽了的花盆，幾乎使他跌下去，可是他仍然是什麼也不顧地走去。

他趑進宿舍，十分膽怯地坐到自己的位子上。一切的聲音和話語，對他都是陌生，他不能像其他的孩子們爲新奇的事物所吸引住，他只覺得空漠，空得像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存在。

四面粉白的牆壁，和三張不相識的臉，就更增重了他的不安。那三個人中有兩個是弟兄，還有一個是相識的，就只有他，是孤單的一個。他呆呆地張望着，不知道該怎麼樣纔好，他氣忿了，一下就伏倒了牀上。

新的被單和新的枕頭都發散着不熟識的氣味，而且這時候，也沒有一隻溫柔的手輕輕撫在背

上或是頭上，問着：「孩子，有什麼不舒服了呢，爲什麼要這樣？——還是有什麼不高興了麼？」

一個聲音卻是在他的耳邊吼着：

「這是自修的時候，不能睡覺的！」

猛地他擡起頭來，看到一個猴子樣的人。他的嘴唇上面疏朗地長着些根鼠鬚，不時地用手指捻着抓着。

纔見到那隻爪一樣的手伸下來，他自己就霍地爬起來了，走近書桌前坐下。等着那個人滿意地微笑着走出去，他就把頭枕着放在桌上的手臂。

時間是意想不到的漫長，好像靜止了，他把母親特意爲他買來的鬧鐘放到桌上，一下一下地數着。好容易纔挨到了下班的鐘聲，他就急急地睡到牀上去。

人聲更高起一些來了，腳步在地板上雜沓地踏着，連板壁都微微地震動着，心是再也安不下去。突然間他有着爬起來穿好衣服回到家裏去的心念，但是他想到學校的門怕是早已上鎖了，母親的話又清晰地響着：

「——好好讀書，媽媽會更愛你的。」

依了往日的習慣，他拿起早就放在枕下的書讀着，到了每個字跳出了行間，只是模糊的黑點，不

復有字的形狀，他的眼睛再也張不開來，書本就從手裏溜了下去。

「媽，明早七點鐘叫我呵。」

他下意識地喃喃着，他忘記了是不是有回答的聲音和一隻溫暖的手輕輕撫弄着他的頭髮，他是睡着了。

夜裏，他夢見自己在曠野中行着，沒有草，沒有樹，也沒有生物。一片茫茫的沙土使他極力遠矚也望不到邊沿。他只能回過頭去看着自己踏過來的腳印，但是一陣風掩沒了它們，也吹迷了他的去路，他驚恐地叫起來，卻叫醒了自己。爲恐怖之感所襲擊，他低聲地叫着媽媽。很快地他就想到這不是家裏，也沒有媽媽睡在這間房裏。

「喂，喂，你醒了麼？你爲什麼叫一聲呢？」

在黑暗中有這樣的話響着。

「唔，我做了一個夢，你也做了一個夢麼？」

他回答着，輕輕地轉着身子。

「我沒有做夢。」

「那你怎麼也醒過來？」

「我一直也沒有睡成。」

「你，你也是有一點想家麼？」

「不，我從九歲就出來了五年也沒有回家一次，我很難記得我的家。」

「那你爲什麼也睡不着呢？」

「三年前的今天，我的母親死了。」

那個聲音說到這句低沈下去了。

「聽你的語音不是這裏的人呵。」

「對了，我是四川人，離開這裏有幾千里。」

「那你怎麼出來？」

「船、輪船、騎馬、坐轎子，有的時候還要跑路。」

「你的母親怎麼能捨得你出來呀？」

「不是爲的讀書嗎？媽媽說過把書讀好了，什麼就都好了，再不怕叔叔來欺我們，還有一個遠族來霸佔我們的田地。」

「你的父親呢？」

「我纔生下他就死了，我只有一个二十歲的哥哥，在家裏管事。」

「你不想你的媽媽麼？」

這近於愚蠢的問話卻沒有得着回答，過了一些時候，他聽到了低微的飲泣的聲音。不知爲了什麼，他的眼睛也溼潤起來。

更柝和犬的吠鳴在遠處響着，沒有關緊的水管滴着水，那個鬧鐘像是更響亮地走着。他的心紛亂了，睡意早已不知道散到哪裏去。

他先靜下去他的心，什麼再也不想念，隨着就數着數目，從一到百，到千；可是像失去了往日的效驗，他的眼睛仍然是大張開着。

「這可怎麼辦呢，明天還得早起，」

他的心焦灼起來，翻轉着身子，若是在家裏，母親一定要問着了：

「練哥兒，爲什麼還不睡呀？」

她也許要輕手輕腳地走下來，看是熱着了或是涼着了，再不摸摸頭額，看是不是在發燒。但是，那時候，他知道，沒有母親在身邊；想到方纔和他說着話的孩子，就覺得那是更不幸的了。他心中想着：

「明天我一定和他說，我的媽媽也是他的媽媽，要他星期天也到我的家裏去。」

終於他又睡着了，第二天的早晨很早就醒了來。他仍然覺得很疲乏，睡在身下的牀像鐵一樣的堅硬，他更清醒些，他纔知道不知在什麼時候從牀上滾到地板上，就在那上面睡着了。他的臉有一點熱，怪難爲情的，好像別人都還沒有醒轉來，就急怱怱地爬到牀上去。

當着他睡到牀上，就看到其餘的三張牀，有一張已經是空了。

這時窗外的陽光正撲到牆上，總也是將近六點鐘的時候了，堂役正躡手躡腳地提着水壺。他的心中卻在想着：

「母親這時候醒了沒有呢？」

麻雀細碎地叫着，從這一枝飛到那一枝，鋪在窗上的樹影，輕輕地顫着。

「母親該起來了，」他想着，因爲他想到每天早晨工廠汽笛叫起來，母親就要走下牀來吩咐着僕人們做東做西了。

「爲什麼她要這麼辛苦呢？」

即使仍是孩子的他，也爲這問題苦着。他時常在夜中醒來，聽到母親睡中的呻吟；可是母親從不想到休息，什麼大事小事都要經她的眼或是經她的手。

他正在想着的時節，門輕輕地被推開了，那個很早就出去了的同室現在走回來了。看到他，他微

微地笑着。

那是一個乾瘦的孩子，皮膚很黑，頭髮剪得短短的，好像是纔從操場上回來，只穿着短褲和背心。

「你起得這麼早。」

「我每天都這時候起來，我練跑，我還打球。」

從說話的語音上他聽出來這就是昨夜裏和他說話的那一個，他就問着：

「昨天夜裏，那——那是你吧？」

那個點了點頭，他的心卻爲喜悅抓住了，立刻就接着問：

「你能告訴我你的姓名麼？」

「我叫程佳生，你呢？」

「我，我的名子是張練，我是新學生。」

「我不是，去年我就在這裏，考試的時候病了，今年還得從頭讀一年。」

「那我們是同班了。」

「不，不一定，你是幾組？」

「我是六組，你呢？」

「真巧，我們是同班也同組，我們就可以在一個課室裏了。你的座位佔過沒有？」

「我還不知道呢。」

「我多佔了一個，就給你吧，我們兩個同座。」

因為他說話用着平常的聲音，程佳生就告訴他：

「喂，沒有起牀之前不能那樣說話，必須壓低了聲音，像我這樣，要不齋務先生要說的。」

「我有許多事都不知道，你得常告訴我。」

他說着的時候臉微微紅起一些來，可是這時候，晨起的鐘聲已經響了。從宿舍的一端，也有一個堂役像響應似地搖着銅鈴走過去。

不像方纔那樣安靜，人聲嘈嘈地響着了。同室的兩弟兄也伸着懶腰，張開眼睛，可是他們並沒有坐起來。

「你看，現在就不要緊了，只要不是亂嚷亂叫，說多麼大的聲音他們也不能管。」

程佳生一面說着，一面從牀下取出臉盆，就又向他說：

「我們一塊去洗臉吧。」

「好好——」他一面應着，一面披起一件短衫。

門又開了，一個穿得很整齊的齋務先生走進來，向着那兩個還沒有起牀的弟兄說：

「怎麼還不起來，不能這樣懶呵。你們沒有聽見打鐘搖鈴麼？」

那兩弟兄聽到第一句話就霍地坐起來了，那個人一直說完了，纔滿意地捻着鼠鬚走出去。跨出一步，又站住了，轉過身來：

「記着，聽見鈴聲就得起來，你看你們的同屋，不是都早起來了麼？」

被說着的時候，臉又紅起來，低下頭去，程佳生卻像是什麼也不在意的樣子，招呼他一同到洗臉室去。走到外面，就對他說：

「他們就知道嚇新學生，他的外號叫老鼠精。」

「怎麼先生還有外號呢？」

「先生纔有外號，每人都有一個，剛纔的那一個還叫活猴。」

「爲什麼這樣叫他呢？」

「你不看見麼，他的鬍子像老鼠，他的樣子像猴。我還有小老鼠呢。」

程佳生說着，放下了臉盆，彎着一隻手臂，在上半部就突起的肌肉。

「你看，它還會跑呢！」

稍稍動着，那肌肉就上下地移動，他們一齊高興地笑了。

「我沒有想到你這麼瘦還能有肌肉。」

「這都是練出來的，你要是願意，和我一樣早起就練，三個月保你也有了。」

「好好，——」他高興地應着，「我明天就起始，你記住了，起來的時候不要忘記來叫我。」

因為和程佳生相識了，不只補起來一部的寂寥，而且還給了他許多方便。在那麼許多座房屋之中，有了程佳生的領導，他可以很容易到了飯廳，到了課堂。乘了一點餘暇，他還被領着在學校裏走了一次，對於這陌生的所在有了概括的觀念。當着他檢點着書物去課堂的時候，程佳生還告訴着他要把這上半天的書物都帶了去，打了上課鐘，宿舍就要上鎖的。

這一天他上了六小時課，立刻有一個小小的疑問在他的心上浮起來，因為教授每一門科目的教員在解釋或說明這一種課程時，都要把那一門說成最要緊的。他沒有法子明瞭他在下課的時候去問程佳生，他也只搖着頭，說是不懂爲什麼。

「管那些個幹什麼呢，只要我們讀書，考得及格就是了。你不記得，明明是賣爛桃子的，叫賣的時候也不會有一個爛字。」

像是什麼都明白些似的，程佳生發表他個人的言論，隨着就邀他到操場去打籃球。